左雄周舉黃瓊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左雄傳

左雄字伯豪南郡湟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補郎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其事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素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爲白玉之清潔常與衆人和同也）伏見議郎左

雄數上封事引至陛下身遭難尼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謨謀也即尚書立政無逸篇之類也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臣聞柔和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貢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尚書皐陶謨之詞惠愛也黎衆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云小雅也渰陰雲也淒淒雲因貌祁徐也言順陰陽和風雨時先雨公田乃及私田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詩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謂褒姒也豔色美也士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蹶爲趣馬聚子爲內史虢爲師氏也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言妻黨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傷時政事也詩小雅番音方元反聚音側流反虢音記禹反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刻削也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商鞅爲秦定變法之令令不告姦者腰斬楊雄長楊賦曰秦網密漏其土封豕其人也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

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名宦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

左雄

不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亡豺虎國語曰閻丹妊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五日見令尹如餓獸豺虎焉招以亡者也○劉敞曰注畜貨聚焉案國語作聚馬此誤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背音輩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其傳責成於朞月朞匝也謂一歲言喜吝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離遭也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僭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前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二不受罪

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英俊
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官部吏職
斯祿薄（斯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
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
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
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今長即古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
（謂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
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
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
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式用也）雖會赦令不得齒

左雄

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
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其也音人林反）
寬其負筭（負欠也筭曰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增其秩祿吏職滿
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
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
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文
帝遭呂氏難故去云中興也）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
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
體而官曁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
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

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二年京師漢陽皆地震
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
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天鏡經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又上疏言
宜密爲備以戾不虞崇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
年之間海內擾亂其後天下大救賊雖頗解而官
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
以爲寇賊連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
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
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丁上言宜崇經
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

左雄

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
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
者百二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則
出宰民宣揚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
四十而不惑禮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
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用一家之學故稱家）
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
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
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淑廣陵海西人也爲祭
博雅好學樂道隱父墳在京師賛孟氏易

春秋公羊禮記周官詩誦大公六韜文接英雄常有壯志舉茂才除渤海脩令遷琅邪都尉也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解見順帝紀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問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喜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弟子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

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爲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

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
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
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
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
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
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
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
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
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爲天
子而庸僕羞與爲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爲匹
夫而王侯爭與爲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
約儉以身率下羣僚烝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
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
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
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
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
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
不爲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危之
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
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

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以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通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綈組綬）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舉直善令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韓厥韓獻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三年卒

周舉傳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

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吾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怒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叔段謀殺莊公公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事見左傳其事解見蘇竟傳也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至上將何以

尚舉

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倀音丑良反代郃爲司徒舉猶爲吏時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人謀於西鍾下共立濟陰王爲順帝也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韓信彭越吳漢賈復也今忘其大德録其小過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倀曰今詔怒二尚

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公卿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four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平丘縣屬陳留郡）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誡（章謂所上之書）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遂不出而焚死事具耿恭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曜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至其三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猶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愛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傳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

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事見白武通夙興夜寐思協大中尚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國注大皇大也極中也言立大中之道而行之也頃年以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敷五教五教在寬訓亦遜之義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寄所貶黜變復之徵厥効何由分別具對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殁終也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出傾宮之女於諸侯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尺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邪魯僖公遇旱

而自責祀雨解見揚雄傳厚傳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晏子春秋之文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惡知往古之所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達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

司舉

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擬曰易稽覽圖之文也解曰兄郎顗傳也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詡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爲宜慎官人去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別音彼列反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

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尚書供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啟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尽起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羣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杜預注左傳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皇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子子野魯襄公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爲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讌乎洛水周官曰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也司馬彪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上自洗濯祓除爲大絜也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齌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纂文曰齌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齌露歌

曰蠡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而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陽若尚書洪範之文也孔

安國注曰君行僭差則恒陽順之也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勑州郡察彊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

俊舉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彌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光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氏傳）又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祝先公爲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祝先公杜預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親尽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基軾閭以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殷封比干墓軾商容閭）故公叔見誅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子卒其子氏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饑夫子飭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不以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爲右扶風宣帝下詔褒揚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劉攽曰汪尹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魚（伯夷史魚也）忠踰隨管（隨會管仲）前授收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

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咨十有二牧欽哉在禁闥有密靜之風子錄乃動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永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愍悼良爲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肇謀也敏疾也戎汝也錫賜也祉福也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委蛇素絲之節焉詩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子

周舉

翫音叶

翫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於翫翫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大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翫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翫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翫曾祖父楊至翫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傳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

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求建中公卿多薦
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綸氏即夏之綸國少康之邑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綸氏今洛州故嵩陽縣城是也）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
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
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
王命（萬歲亭在今洛州故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蓋
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
否之閒（論語孔子曰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謂柳下惠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之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

黃瓊

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知矣若常輔政濟
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
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諺曰嶢嶢者
易缺皦皦者汙陽春之曲和必寡盛名之下其實
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人皆高其和彌寡）近魯陽樊君彼徵初至朝廷設壇席
猶待神明（樊君樊英也事具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
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
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聞者以來卦位錯謬易乾鑿度曰求卦主一歲術常以太歲爲一部首即置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筭即主歲之卦也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即置積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筭即主歲之卦也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蒙陰闇也散謂不精明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洛圖書之文也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黜臣前頗陳災首并薦先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徵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仕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論語曰作者七人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三十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春秋考異郵曰精云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人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請以身塞無狀也○劉攽曰佞郭都之等案文多一之字退

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士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夫人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千畝王弗聽後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發音扶發反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晷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詩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

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未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西北風曰不周風亦曰厲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風者八卦之氣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生之）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

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遷為魏郡太守稍遷大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辛漣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啓爾土宇為周室輔及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劉攽曰正文以宜比周公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文其子亂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

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禮記明堂位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也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高祖爲泗上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後益封九萬七千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大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

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祁鄉侯說文云邡潁川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邡音元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百姓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徒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悺徐璜等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

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
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
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
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
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
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
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下綱秕政日亂遂使
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寇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
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陁民鬼
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

黃瓊

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水畔危陷枳棘喻艱難作書也）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
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
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
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
有勝政諸梁秉權賢臣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
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
之寶殷滿其室（殷盛也）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
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

木舌（佉言曰金口木舌也）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殁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音才卧反）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疏曰夫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尚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

黄瓊

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不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丘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藪涸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事亦見孔子家語文也）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冀辛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叙封侯又黄門聞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眞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其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抵投也音紙）

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寇萊傳）伯奇至賢終於流放（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甞王又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也。劉攽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倫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殁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為名者取其深之極也）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黃瓊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副本詣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

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主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
尤異者爲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以
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
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來反於是琬蕃同
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
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
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刀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
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
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
徵而言事者多詣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

雖直臣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
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
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大尉楊賜上書薦有
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
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
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
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
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
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
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

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
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
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盧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殺莊
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劒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
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愷愷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
聞之知今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
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劒焉崔杼試君於齊晏嬰不懼
其盟解見馮衍傳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
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
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
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

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
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
之漢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有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者天子賜車服弓矢號曰命
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
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爵地
畀也故王者尚待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
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
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
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
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

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
識時宜。劉攽曰案文當作因時識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
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羞實者
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
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
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
風采遂乃備玄纁束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
殿設壇席尚書春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
巳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拘儒猶褊狹也拂巾衽
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成事若
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
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
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
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
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
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其智力帷
幄容其蹇諤辭舉唐廩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
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顧德繼興顧大也陳蕃楊秉
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

衮闕彌縫猶補合也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朱穆劉陶獻替亘時郭有道將芟除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廣雅曰遒急也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

贊曰雄作納言古之八元舉升以彙越自下蕃彙類也易曰以其彙征吉彙音謂登朝理政並紆疢昏紆解也音式余反瓊名鳳知累章國疵疵病也琬亦早秀位及志差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家反左周黃傳第五十一

黃瓊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荀淑傳子爽　孫悅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卿名況趙人也爲楚蘭陵令著書二十二篇號荀卿子避宣帝諱故改曰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常塗縣名故城在今宣州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譏刺梁氏故出也莅事明理

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
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二年卒李膺時爲尚
書自表師喪（禮記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也）二縣皆爲
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
時人謂八龍（緄音昆燾音道汪音烏光反說文云汪深廣也俗本改作注非專本或作敷）初荀
氏舊里名西豪（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也）潁陰令渤
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
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
生（皇甫謐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靖弟爽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弗也）

荀淑

（慈明別傳曰叔慈內閨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淑兄子昱
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爲沛相曇爲廣陵太守兄
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友黨賓客有在二郡
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
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爽字慈明一名諝（音息汝反）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
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
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
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

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爲火爲日也）在天者用其精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此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人也）夫喪親盡孝之終也（盡謂盡其哀戚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文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

荀爽

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遺忘也）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事見論語致猶盡也極也）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左氏傳臧武仲之言）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永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劉攽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爲丞相遭後

毋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也何休注云重奪孝子之恩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憚難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語見易序卦也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易乾坤至離爲上經咸恒至未濟爲下經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繫辭也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

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易泰卦六五爻辭也王輔嗣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妹誠有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曰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王之也曷爲使我王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王之何休注云不自爲王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易緯曰陽唱而陰和也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

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皆易繫辭之文也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王之象也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里澤象妻崐猶高也易艮下兌上爲咸艮爲山夫象也兌爲澤妻象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牡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易說卦之文也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荄音核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始冠婚先正夫婦儀禮上冠禮爲始士婚禮次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王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

孔式法也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韙是也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各以其敘也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殃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則有十二月百物畢生也又曰諸侯一娶九女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爲近女

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爲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劉敞曰注昔晉侯有疾案文多一昔字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爲瑤室瑤臺以臨雲雨紂爲傾宮解見相帝紀也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事見尚書無逸篇其詞與此微有不同也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多蜀斯多蜀斯蚣蝑也其性不妒故能子孫衆多詩曰多蜀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修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卦彖辭文也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杜預注左氏云哭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弃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遂稱為碩

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平問喪疾者。（劉攽曰案文當作平喪問疾）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喪服曰夫為妻齊縗杖朞禮記曰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禮以飾情二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

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二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及辨讖并它所論敘顒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兄子悅或並知名或自有傳

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勵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垂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時（濡跡解見崔駰傳）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貞吉而履虎尾焉（易履卦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又曰履虎尾不咥人履虎尾者言其危也）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楊彪黃琬也）又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委迤曲也）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

身躬勤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

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放放也）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籍田事解見明紀禮記曰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宮仍有三尺也

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以用言自足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眞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章明也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國語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乎管仲曰未可君君正卒在脩甲兵則大國亦將脩之小國設備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注云正國政也言脩國政而寄軍令鄰國不知韓子曰二百者刑德也殺戮之謂罰慶賞之謂德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

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文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故德交歸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尚王之制非古聖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我文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禮記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宰立于其中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也）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淫過也左氏傳或求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也）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

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詩周頌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注曰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于是夏而歌之也亦惟厥後永世作典矣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大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濟成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傳

韓韶字仲黃潁川長社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大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贏長贏縣故城在今兖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贏境餘縣多被

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
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
謂不可韶曰長沽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令笑入
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
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
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
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傳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
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

密縣山也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
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
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
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
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
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
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
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
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

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孚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曰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曰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國武子齊大夫齊慶克通於齊君之母國武子知之而責慶克夫人遂潛武子而孫之事見左傳○劉敞曰正文案昭當作招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召輔送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海內先賢傳曰繇字元常郡主簿迪之子也魏志曰舉孝廉爲尚書郎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

陳寔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大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感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懇檄請見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

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
（檄而讓之者懼洩事也）
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於請託也）
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
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輪氏縣名屬潁川郡今故嵩陽縣是）
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
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
畏憚強御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
寔固自引愆聞者乃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
黃瓊辟選理劇補聞言長旬月以朞喪去官復
再遷除太丘長（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故修德清靜百

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道譬解發遣各
令還本司官行部（司官謂王司之官也）吏慮有訟者白欲禁
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
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
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
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
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
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
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
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

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

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敦勸也）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縣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先賢行狀曰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爲謚）有六子紀諶最賢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雝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

絶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尚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前書曰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洛以西歌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左傳曰薛沈尹戌曰方都在諸侯也天子守在四夷天子理守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令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累卵解見皇后紀崢音士耕反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嚴讀曰裝也即時之郡圖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謙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司空羣字長文魏志曰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父更爲紀拜由是顯名也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焉

鴈成羣右者諸侯朝大子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成羣言衆多也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終先賢行狀曰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像焉。劉攽曰案正文多一者字

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絜放言爲高放肆其言不拘節制也論語曰隱居放言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呼叫譏笑之也芸除草也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贊曰李師淑陳君友皓韓韶就吏贏冠懷道大丘臭廣模我彝倫冒是淵軌薄夫以淳曾之言則也慶基既啓有蔚頹濆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爲字見荀氏家傳也

劉攽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爲某事乃當作爲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爲謂相亂難爲悉改學者宜知之

荀韓鍾陳傳第五十二

改正五十字

李固杜喬傳第五十三　後漢書六十三

李固傳 子燮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言復繼其父為公也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茂才

不應五府連二皆辭以疾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炎之異公卿舉固對策續漢書曰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黃建舉固也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寶有山川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今之進德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

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秉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爲順帝爲大子時廢爲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沛然寬廣之意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王豈無阿亂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

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謂宋娥也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夫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揔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

案孟子有比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侯云老子

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

臣公羊傳曰夫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

尊以高爵尚可

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遷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戚權客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記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甚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

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續漢志曰城門每門侯一人六百石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再眞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板反也卒盡也癉病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同三公也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言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元天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斟元氣陳列樞機受行次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懾也美也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猶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寖

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紬音抽）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技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猒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戇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劉攽曰案固前已云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盟

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為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劉攽曰注為其與盟也案文少一公字貶

無駭以閉利門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貶疾始臧也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

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伯榮王聖女也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守死善道論語文帶涸窮路以魚為喻也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繼望○劉攽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為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乃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雲起貌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祗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威也書曰皇天無親側既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月者大臣之體也前書李尋上疏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

移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已忌盛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見天地之心是以賢達功遂身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全名養壽無有休迫之憂爲利所誘休迫於憂勤也休音息佳反或音黠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之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悒悒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謂靈輒也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商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平里移檄言移一曰行千里救之急也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

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圍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覘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寶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攘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圍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圍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相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魏文侯受經於子夏過段干木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謝承書曰純字仲真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見省納遷江夏太守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

又勵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隆高也崇重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又託疾病可勑令起又薦陳留楊倫（倫見儒林傳）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臨字子陵熙之子為平原大守見百家譜也）清河房植等（植見黨人篇也）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上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

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其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史記曰始皇東巡道病崩於沙丘徐廣曰趙有沙丘宮在鉅鹿也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丞相李斯為始皇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獨胡亥趙高等知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死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元年楚漢並起近比鄉侯薨闇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江京劉安等坐省門下孫程與王康等就斬京安等立順帝也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故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故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也戒鄧閻之利幼弱謂鄧太后立殤帝帝時誕育百餘日三歲而崩人立安帝時十餘歲閻太后比鄉侯其年薨又欲諸王子擬擇立之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戎虜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故議時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已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冀日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書曰粤若稽古帝堯

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俎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太公兵法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也錦繡文綺弗衣也奇怪異物弗視也玩好之器弗寶也出法之樂弗聽也宮垣室屋弗堊色也椽桷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剪齊也滋味重累弗食也温飯煖羹酸餒不易也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聿述也詩大雅曰文王烝哉蓋追來孝言文王能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也大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雅離間近歲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壻婚屬其例在官牒者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慕求好馬臨憲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

李固

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槃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斑璣不平寇賊姦軌書曰斑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注曰斑美玉也璣衡也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也又曰寇賊姦軌注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軌則責在太尉續漢志曰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殿最取而行賞罰也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謂九江賊徐鳳馬免等攻燒城邑廣陵賊張嬰等攻殺江都長九江廣陵是荆陽之地故云兩州也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

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據吳祐傳此章馬融之詞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怨忌帝聰慧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固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荆州刺史梁商弟讓爲南陽太守恃叔尸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南陽太守糾豪傑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徵仕爲尚書令出爲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復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質帝一年崩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慧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昌邑王賀武帝昌邑哀王子也昭帝崩霍光立自

非博陸忠勇（霍光封博陸侯前書音義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也）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霍光召丞相已下議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於是廢立遂定）至憂至重可不孰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豪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未有別理而易奪之）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東攝萬

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豪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豪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

訴字林曰鈇鑕椹也鑕音質椹音竹心反 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固臨終勑子孫素棺二十中臨市殯斂於本郡燒埇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北隆文宣文帝宣帝皆羣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

滋於偃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師長袁公記曰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爲長史閻固策免並有官亡歸巴漢南趙子賤爲郡功曹詔下郡殺固二子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勑史驗實就殺之 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郭璞注曰以通四出者也 今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謝承書曰亮字伯直朗陵人也 年始成童成童年十五也禮記曰十五成童舞象也 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倉頡篇曰鉞斧也 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洛陽北面西頭門外有萬壽亭 李杜二公爲大臣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早試有司乎腐生者猶

言腐儒也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非命謂衰亂之時人多不得其死也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跼地也蹐累足也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淪陷上下皆可畏懼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也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殉巡也楚國先賢傳曰班字李死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常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司隸案狀奏聞天子繹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列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也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

李固

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謝承書曰固所授弟子潁川牡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服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歸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郃也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六尺

謂年十五以下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為酒家傭謝承書曰燮遠遁身於北海劇記命滕咨家以得免與此不同而成賣卜於市名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聞梁冀既誅而灾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今吾宗祀血食

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王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

爲妖賊所虜孚藩不稱損孚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爲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事見宦者傳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謟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冀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冀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劉攽曰案甄邵遷爲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一璽字先受璽字謂拜郡詔也邵還至洛陽

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著帛於其背曰謟貴友貪官埋冊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燮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傳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續漢書曰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林慮今相州縣也小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兗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

陰太守沁宮濟北相崔瑗等臧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宮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官者微孽（孽音魚列反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並帶無功之紱（蒼頡篇紱綬也）劣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苟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

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前書音義曰資利也）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今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御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時有司奏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全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宜備禮宜時進徵幣奏可於是悉依孝惠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一萬斤納采鴈璧乘馬一依舊典）又冀屬喬舉紀宮為尚書喬以

宮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回邪也橈曲也）由是海內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不堪奉漢宗祀（抗舉也）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續漢書曰喬諸生耿沿嘗與鮪同上冀諷吏執鮪為喬門生）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旱從宜妻子可得全（從宜今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

杜喬

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記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蘄今徐州縣也音機）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袁山松書匡名章字叔康也）

論曰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弘大也言非一塗也）立言踐行（立其言以踐而行之）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徇求也）將以定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槩節也立身之道惟孝與忠全生死之義須得其所）夫專爲義則傷生（貴全我則賊生也）專爲生則騖義（騖亂也）專爲物則害智（爲物則役智故爲害）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孟子曰魚我所欲能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能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非義者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仁也（論語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順桓之闇國統三絕太后稱制

趙岐

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確堅貌也易曰確乎其不可拔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贊曰李杜司職朋心合力（朋猶同也）致王文宣抗情伊稷（伊尹后稷也）道二時晦終離罔極（離被也毛詩曰讒人罔極）燮同趙孤（趙朝之子趙武史記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朔客程嬰公孫杵臼匿朔遺腹子於中山居十五年後景公與韓厥立趙孤而攻滅屠岸賈也）世載弦直（載行也）

李固杜喬傳第五十三

以監本校正二百二十八字